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七十

宋 陳著 撰

劄子

回嶮人朱節判餽物劄

伏以咫尺菊天西風漸緊恭惟某官需榮望幙人物後  
先台候動止萬福某稍踈參晤辦香玉繩塵埃埋頭無  
復箋候劃飛寶染媿感眷謙共以某官清標映世粹學

倡儒積芳六館之中躡步羣仙之上凌青泝紫便合輝  
漢閣之夜藜泛綠依紅自歌賦池塘之青草所培益厚  
其進可量其非佞其猥以非才濫茲初考端出錦覆玉  
成之賜末由控謝乃辱頌言且拜寵餽之頌以為寒庖  
之賁盛意所逮本不當辭第某到此未嘗敢受貴寓之  
施使令而登嘉則或者有辭是用情告返璧與饜飫等  
當蒙矜宥草草申復尚容面謝

回專官張帥幹招晏劄

其拙政雖勞喜借雷霆之銳清談既接重貽月露之聯  
將厚意其何勤秩初筵而甚肅良為多感豈宜固辭陶  
菊猶香知今夜人情之非別潘花共醉看春風城郭之  
相新餘懷所存俟面以罄

回全閣贊劄

其久矣望五雲樓閣越在天表念烟火食人莫能飛一  
鳥以揖停鸞寫翠竹之標新秋好風忽落雲錦牒訴仇愆  
中肅襟展誦自不知其欣快為何如恭惟其官家隆萬

石氣壓五侯喬木重陰臬雲天而相接芳蘭發秀凜秋  
氣以俱高生賢德于名門實聖朝之上瑞時乎可仕雖  
暫尼而又行風則不停宜益培于所養帝心夙簡召命隨  
班某學製雪溪尚逃曠敗實藉層霄之庇茲承寵諭尤  
屬謙撫且致府檄之嚴乃事末耳詎庸鄭重如此謹已  
惟命之承勤此仰酬主書

賀南倅劄

某惟世之屬封吏事半刺史例修駢緘為贅然非所以

寫真敬奉名流某用是不敢套瀆首乞涵宥某歛衽揭  
日之名辨香半生茲者恭審駕言屏星來照鏡水蓮雲  
相近不妨詩酒之從容松雪一清已覺塵埃之辟易南  
樓壯觀東府尊榮共以其官學問培其本根文章燦其  
枝葉徘徊敬歷不競時流挾雙溪八詠之風月分佐越  
閩精采煥煥在官決問矣去天尺五康沂之歌易騰其  
容暖席耶某拙而聽除音也某非才試劇凜凜未來道  
義之宗今茲臨照某知有泰山矣凡百當陸續申陳使

下邑奏行快活條貫今而後也因賀有請

賀劉帥

良貴

陞直寶章閣兼浙東倉劄

恭審肅開閩府仍建庾臺天顧東郊暫借經綸之手地  
通內閣須增節鉞之光局面仍然輿情快甚恭惟某官  
學兼體用望表縉紳如忠肅之光實後文有真器識如  
諫議之當官處事恰好秤停源流既浚于江河基本復  
培于嵩華比膺恩綍載驟軺車觀風問俗以為光盡回  
春意煮海摘山而抑末寧析秋毫誰其建藩久矣弄印

餘刃不妨于遊戲輕裘但見其從容既就熟而駕輕當  
為真而何假清班峻直上千奎壁之光躔大纛高牙下  
鎮女牛之分野民隱胥昭于慈父吏饗盡草于嚴師范  
老甲兵易為鎮服晦翁條畫多見舉行第施正大之實  
規足副登庸之初意其冰流何幸贊善尤深鞅掌自勞  
望龍門而莫近悒悒所及覺燕廈之彌寬

壽王大資大酺詞繳劄

某茲者恭審麟書記瑞龜筭增長一點梅春會天地冲



和之氣十分橘景壯園林清勝之游萬里具瞻大老獨  
樂恭惟其官精神雪月根本華嵩慶厯之車舉行太平  
可待元祐之舟偏重勇退不疑公議嘖其稱賢同列哆  
其為激徒重紫宸之眷莫回綠野之歸雖脫洒功名久  
已無情于軒冕然主盟道誼均為有益于國家既萬鍾  
之祿無加其身則五福之壽宜歸于德撫孤松而未老  
倚修竹而長青亦豈有待以為高耶未知何樂可以代  
此坐領香山之會父老相謹笑看家慶之圖兒孫有福

某蒙知有厚旅賀宜先政拙而勞趨進莫乘于暇日禮  
簡而敬誦歌聊托于清風倘辱采留不勝榮幸

通浙東家憲

鉉翁

繳劄

某伏以孟冬之月生意所根恭惟某官直指風行列城  
雷竦穹示迪吉台候動止萬福某宿齋而後敢奏記于  
典史氏仰祈原宥某輒律稽彝具嚴甲染天生英儒以  
主盟斯文司命下土雖使華所向噓陽吸陰自我寒燠  
然鼎餼衮衣之奉某猶不能不與七州四十三縣之旄

倪望塵加額為執事者祝某茲審疏渥宸庭詳刑闕輔  
秦茅一拔知天地之必春節蕩載馳與風霜而俱肅世  
道幸甚人情快哉恭惟某官精神足以強本朝力量足  
以幹世運文雅足以識治體盍相丹屏紫極間振  
揚家學展盡素蘊以福天下上顧浙河之左臬事尤重  
而弄印滋久其命以禮樂遣公姑為此行一札召還置  
諸左右善類延頸其聞昔三蘇父子始來京師當世人  
士無問賢否皆願為之交識某幸從長公游

景定辛酉  
壬戌為湖

南帥准與機家  
桂翁為同寮  
每欲黃緣進拜老先生堂下因循歲月

祇重責沈之媿天開機幸茲得以屬邑小吏受容察于  
上堂某鼓帶自慶某甬東末學竊服師友緒餘仕未能  
信學政古剡一考而餘恐負心洗手奉法不敢毫末自  
戾世道弗競爰其殆哉忽戴二天實獲私心敢不益自  
洗濯以仰承條教某下情無任惓惓某敬修儷辭以嚴  
事上之禮漳穢奎璧一盼榮甚某仰瞻上界偃佺環輯  
戩穀輪囷有問斯僭凡有指使拱俟下行

壽趙巖起婺守起右撰 孟傳 水龍吟詞繳劄

某茲者恭審斗占建亥月記生申十洲三島而來神仙  
不老八詠雙溪之上風月無邊慶事鼎新闔郡壯觀恭  
惟某官魯衛公子向歆帝臣棣鄂輝煌共享和平之福  
菜廚淡薄爭趨寬厚之風惟某官自然不羣處家得  
所樂其翮羽飛傍九霄綰彼符魚惠及千里聞旄倪之  
相語願父母之永年可想幽風喜祝兕觥之酒第虞唐  
詔催調鑿殿之羹某蒙知最深留賀敢後與法律簿書

而從事夙夜靡遑依宮商角徵以成章詠歌不足

曠縣催科劄

某謂為縣令者催科有三等不待催而爭先輸以為縣令計者上也待催而後輸而縣令猶得以應網解之急者次也催而不輸委曲而不顧坐視縣令之受煎烹者斯下矣上焉者相信而不言非某所敢望然望其次焉者今而某于斯邑也知所以催上戶而上戶或不之相體知所以寬小民而小民反不得寬蓋板曹使府之取

解不復如疇昔分限之稍輕其督責不復如尋常申陳之可展端公專卒銀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縣之吏追去猶以為未足獨留繆令與二三監縷帖胥栖栖然無所措手上戶既不盡樂輸未免殃小弱豈得已也悄悄之勞慨慨之忱乃得為下下之令初心謂何其于諸寓貴也授之以冊寬之以限禮勸以牒呈至于屢牒傳語以廳造至于屢遣而畧畧破限與畧不納破者尚多也今歲且晏矣網解無所措辦有如帑庫陳積之多腐幹

僕兜掩之無饜何忍不為縣道計為名門計哉茲劄呈  
欠數嚴飭盛幹一頓送納猶受賜也出于下下規模事  
迫言繁而以為過切祈台照

賀劉帥良貴元旦劄

某伏以鳳歷闔端日從元起麟垣回煖福與民同翳景  
運之適當宜歡聲之交暢恭惟某官才兼文武學貫聖  
賢立百吏于春永陽明用事納羣生于和氣造化無功  
盍躋紫府以調元暫擁碧幢而出鎮歲華更始川祿彌



隆泰吉而亨貳契著圓之卜鼎亨以待佇膺芝檢之頒  
某幸忝承流莫遑稱壽蓬萊在望但知化日之舒長桃  
李不言自受光風之披拂

賀家憲元旦劄

寶懋開端剛勝柔而為泰繡臺將指道與泰而俱升生  
意輪囷歡聲騰躍恭惟某官威儀漢節功懋虞刑意在  
平反種無心之陰德志存利濟散有脚之陽春會此亨  
嘉宜于戩穀玩初爻之茅茹吉不得占頌一札之芝泥

行將入覲某承流瑣瑣稱壽拳拳雲近蓬萊想見優游  
而永日縣栽桃李願言鼓舞于韶風不盡慶言

賀三倅元旦劄

聲和簇律正夏歷之翔元春滿筵篔布東皇之陽澤昌  
期適應喜色相新恭惟某官宇宙英儒斗山望重懽分  
半判肅冰霜凜凜之威畫贊寬條暢天地生生之德盍  
調元于化地暫別駕于仙山對此三朝宜乎百福象玩  
初爻之茅茹吉不待占鳳飛一札之芝泥行將入覲某

密依臨照尤切欣瞻雲近蓬萊想見優游而永日縣栽  
桃李願言鼓舞于春風不盡賀忱

賀諸廳正旦劄

歲更而始可知天序之常道吉而亨是為君子之泰有  
開昌運胥動歡聲恭惟某官學問濂伊功名韓范事皆  
中節散五風十雨于人間物與為春納萬壑千巖于胸  
次履端之地錫福于天連茹之象在初惠成正氣傳相  
之燕伊邇詩趣清光某夏屋是依春規又轉蓬萊望近

更祈仙日之舒長桃李栽成正賴仁風之披拂

賀王大資正旦劄

鳳歷頒新屬青陽之開動鹿裘轉煥暢綠野之逍遙大  
人吉亨五福來備恭惟某官家山稷契入世松喬學貫  
先天袖整頓乾坤之手心為太極開往來否泰之基豈  
徒求志于隱居亦曰安身而崇德履端之地孚佑于天  
三百六旬而期又從今始萬有千歲之壽蓋引而伸

上劉帥劄

其懼瀆峻嚴不敢套叙區區元正之賀且以端飭彛箋亦不復贅等祈鑒宥某試令雪溪遭逢閩府寬大又已收置門牆輒不自揣激昂思報而剡之人多狡而獷善依憑工譁訐某又無踐履之實以信之涵養之學以容之吠聲射影伺間窺隙者久矣近因一二吏就逮投機相慶以去某為度惟賴鎮之以泰山限之以鐵壁委曲回護而恐其穿于險反復教誨而恐其岐于罪古聖賢所以與人不求備嘉善矜不能之意備見于山筆之下

故紛紛者僅馬退帖岌岌者遂免糞粉每觀縣壁記十  
數政來惟苟焉徇焉者善脫一有別刷必至傷敗某于  
今日乃猶全存則知師門之用力大有造化某久欲蠲  
潔申陳上以謝公道下以謝私恩為前日詞訴之交疑  
似之際含沙怪月之徒百十為羣明障絕于路途陰聽  
訪于簾壁人書皆不得達通州縣之人知之即非飾說  
張皇茲幸天開日明風止浪息方敢以萬一申上竊惟  
尊慈聞之當惻然動心不以簡謾罪某非木非石有寸

丹在歲寒而後見豈泓穎能寫

回剡學職請講劄

庚午二月望

正席而講實闢風化之機蓋藉以盟乃屬塵埃之吏揆  
心未信聞命斯驚昔鴛湖之期一見賦詩而已議虎皮  
之轍自知說易之未然蓋斯文之所存雖諸老而難任  
豈伊淺學而可妄為伏惟學長朝奉暨諸正奏狀元挾  
兩溪青叢四山秀典刑儼雅皆日莫倚竹之標氣象從  
容有春午傍花之趣來游鄉校思泳聖涯將令田芑之

新已免園蔬之鞠謂廣文樂為之闡導亦既三年謂邑  
令相與以網維可無片語雖不我鄙如非人何其重拂  
盛心免陳膚說惟數學半庶是否之有歸好為人師非  
空踈之所敢

謝剡帥舉陞陟繳劄

某區區推謝之忱已飭吏櫛茲敢游以手澤瀆聽首祈  
鑒宥某潢潦之學無柱腹書藜藿之生無食肉相沐登  
一第偶脫選坑抱琴雪溪不諧時調分在五鼓推去之



列遭逢詩書元帥以海量納江河以古眼收壘洗浙以東騰邑最者紛紛森森而其先被薦墨獎拂袞華不惟旁觀見訝其亦莫知其所以也儷語以道激烈固非門牆所取然舍是又無以寓忱手草一啟唐突大方鐘呂之側忽聆蛙奏當為孤寒一噓某此身既班桃李寸梗急難日有憑依惟師慈之終始之某再拜

本堂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七十一

宋 陳著 撰

劄子

謝京尹替戶侍

說友

舉繳劄

某區區推謝之私以飭圓積茲有餘忱敢以手畢控首  
祈鑒宥某山林之瘡無時世挺藜藿之癯無食肉相非  
才入仕觸事面牆斂然自量過者誰顧先生方以翟公

藥籠李公龍門收拾天下英俊一盼其青乃屬之某旁  
觀者訝俗流謂何意圖在履屐間周旋造物阻之得邑  
浙東去光躔三百里而遠而猶以正供奉約束且于左  
右本未嘗相離也故得恃以為泰山底柱凡有應接凡  
所講析頻焉而忘其賚方焉而忘其忤凜凜乎亦自分  
其罪斥之必及大化塊北春風無私吹上九霄期待加  
等况不知今日為何日此身為何身也感烈之餘輒因  
心原駢成數語以上于師聽蒙賜覽擲乃榮乃幸若

夫歸倚之情豈筆舌能究

賀劉帥除太府卿尋除直文華閣劄

其恭審陞華外府晉直西風花綬恩榮新層霄之雨露  
碧幢號令起舊部之風雷言綸載敬賀笏交舉恭惟其  
官身都元氣心會六經擅韓斗之聲名學見于用充傳

巖之抱負時來則為

劉號  
斗巖

由造物之篤生繫天下之重

望北將受節旋秉帥符拯救有方再續朱晦翁之錄寬  
嚴中度相安趙清獻之規艷天寵之優隆峻月卿之清

近帝以東節令之南陽將使改絃未必嗣音之好不如  
熟局更收活着之功寧頓鋒車仍迂玉帳旗燾愈增于  
晶采襦袴益沸于歌謠苟有利于國家又何間于中外  
寇恂少留河內弗奪民情蕭何久鎮關中可知上意倚  
需環召式副輿瞻某喜聽除音阻陪賀履百里之行方  
半難自達于平康二天之有尚私庶無虞于凌震

賀紹興鞏倅

桂

除浙東帥參劄

某托盟門牆非他人比不敢用套狀首祈涵宥某茲者

恭審䟽榮恩陞領議籌帷風月清明留下北樓之好樣  
湖山搖動溥為東浙之晶光上分得賢觀聽動色某受  
知孔厚竊庇又新自矜迂拙之蹤乃積遭逢之幸其為  
欣躍實倍等倫亟此申賀

賀紹興朱倅洵劄

某恭審朝廷出綉望府題輿地極清高專美北樓之風  
月人推名勝增輝東越之山川其在照臨維多慶忭恭  
惟某官藍田光價丹穴羽儀道有的傳會闕洛諸公之

極文皆實用涵武夷九曲之清視弓冶而益工此規模  
其獨正粵從彰組交播行碑盍置之臺閣之間以慰彼  
縉紳之望上謂晦翁之仕國尤重于時喜有聞孫之承

家宜游其地

朱乃文公之曾孫詮之子文公嘗為浙東倉

駕言別乘簡在宸

衷揭胸中鏡以燭藩條出肘後方以蘇民瘼康功之歌  
斯起治狀之籍隨書能久居乎望蓬萊之雲近固將朝  
也覺蘭檢之香浮某辛苦書生僥逾末第方抱琴而至  
已難行學愛之心及張瑟而調而終窘拙勞之態必居

上者包荒以容德庶為下者竭節而無虞思戴仁天若  
為道地州縣一家之密脉絡貫通門牆數仞之高夢魂  
先到不盡賀意寄諸無言

答趙權巡劄

某伏以華裾織翠駕言訪戴之游金薤琳瑯胥動厄陳  
之嘆偶然相值兩無奈何嘗謂以貧為常君子固守窮  
之義周人之急仁者有助愛之心然于二者之間難以  
一槩而論顏魯公適無米且將乞之不憚監河侯未得



金雖欲貸而何已必相孚于實意斯不愧于古人有來  
載教之章深動常饑之念雖莫能解劍而指廩而宜予  
粟而分金然問之帑庾之餘惟四壁立謀諸室家之蓄  
雖長物無苟非知我之深鮮不議其為吝徒為太息  
勉答空書顧相厄哉竊比生魚之范子豈長貧者知將  
騎鶴于揚州

賀家憲除都官郎中仍舊任啟

某竊服山縣側聞邸狀恭審疇庸霜節司隸秋聯天詔

一飛方重列城之攀戀星軺再頓具孚舊日之觀瞻豈  
惟浙東實係天下先生以體用一貫之學宗主諸賢之  
盟紫皇簡知謂世變俗薄官飶吏饕所以續本朝之仁  
立生民之命滔滔者視為何事而況去天尺五根本當  
培非冰雪其嚴足以凜冽塵濁水月其明足以照燭幽  
隱權衡其平足以秤停輕重山岳其鎮足以摧壓浮薄  
何以福一道此禮樂六轡之遣不輕屬也邇來趣君某  
固知當為民復留然柄用亦匪朝伊夕耳某忝在門下

弟子列方此羣噪交攻百短畢露二天之覆造化者  
殆為之地其雀躍之私非流俗能喻脩尺狀仰瀆賀私  
不敢用套頌

回錢清卿宣使劄

其久不修五雲閣敬山峻斗明寸忱瞻嚮伏拜寶帖謙  
光熒然何以蒙稱寵喻和顧人夫事仰仞牆不鄙使令  
之盛意然高明虛受不敢不以忱控邑民自去年冬初  
已艱食忍饑今又為連雨所損正爾徬徨本縣不敢妄

起一夫且冬作正殷亦難于妨農況渾夫既出錢自顧  
猶可及民萬一官司行移則實反成虛費而百姓亦且  
望而畏避矣坐是不克仰遵約束某既蒙厚予又有一  
說以獻今春事既興田地間皆麥皆麻正恐傷動不惟  
民無暇也竊計可緩者雲廈之修造而農事不可不急  
少遲吉用秋成之後而役之亦盛事此區區之忠不避  
煩瀆倘蒙領畧百里在春風中矣

答全察使 槐鄉 第二劄

其恐滓峻嚴敢畧長叙首祈涵宥某昨被寶緘不鄙賜  
喻繼嘗具公牘繳以尺箋備陳委折于高明之前區區  
無他為相文四一家二百指請命耳既及旬餘忽聞及  
城而為有力者夜半負而走且聞縣兵見訴于會稽猶  
未直也坐此過蒙台照洵頒嚴戒跼踏良深某一介小  
吏望雲闕在九霄上尋常瞻望而不可得況有所以命  
何敢不盡力奉承第此事大有難言不容不告相文四  
相華兄弟自隔六世各籍異財畧無干涉只緣相華業

蕩廢既盡垂涎相文四之粗給饘粥乞取之不足從而  
妄取以投大府府司尚欠契勘遽以聞聽玉竊知府門  
素不受人妄獻陂量甚欲聽人盡言于是以小民之無  
告為瀆自謂委折一達冰鑑不惟相文四之家可以更  
生而某之苦口將蒙喜顏色俯從之不暇豈料清平世  
界姦宄窺伺奪其書滅其實尚以遏陽春生物之路下  
以熾爍火助日之心然相文四大情不過如此不得不  
更具申惟乞特達放釋容某縱相文四以歌舞盛德懲

相華等以警戒其虛妄是斥泰山之毫髮而相文四之  
父子妻奴百世恩主也某炷香西望不勝拳拳

答前人第三劄

某一介小吏雖未獲瞻光符然近屢蒙賜以昇緘喻以  
公事是眷已知深矣區區之懷敢不終白其實以真心  
體承使令實欲以好事助成盛德天日之上不可誣也  
而府門左右或以瑣瑣利便上累永聽至勞嚴命再四  
相文四即是良民有彼相文五相管籍中僅有五斗二

升安得有產業在戶窮極計生取族人之家業投獻在  
高明可一見而決相華真可誅相文四真可憫台旨所  
以委曲令某契勘者固欲求是非之的以為去取之判  
使某以流俗之見依阿苟循不為名閥究竟分曉是僕  
妾之道豈不辱明教負鞭策哉府門基業如山不較一  
撮土之多小民得尺寸田地力耕火種則半饑半餓可  
以粗延氣息仁人聞之相文四一家二十口動心興憐  
何忍奪之一狀申聞敢乞過目特筆任行不然則終敢



以一小忠自獻其俯伏萬罪

上家憲劄

某馮將師慈輒有屑瀆某伏自比者琅函寶墨寵答恩  
勤奎璧分輝塵賤動色繼此日困于橫逆之來無從狀  
謝某非才學製僥倖兩年三箇月矣未嘗敢生事以邀  
功行怪事以干譽我職分內之事不敢不力貴勢佔民  
之產奪學田事蒙宗臺主盟之造已覺小定而今焉為  
一稍子方元四者屢不伏差使輒當案咆哮未及斷問

適錢東巖之子帥幹宅眷過邑其黨因兇乘載投勢擒  
去縣卒帥幹者乃為稍子所使倚居上幕借助王帥反  
委以打劫訴于府追吏卒空一縣且對移徐尉以指使  
而鞠勘吏卒方巖所以區處某者未測今日之毒積有  
日矣錢卿一譁幹董奎在剡為虎頭名百家幹掀舞萬  
狀擾害一邑奪佔馬氏產私擒馬氏子凌辱體究官于  
地頭騰訴縣官吏于臺部某因申前帥饒應龍編置之既  
而逃回益以橫某收之囹圄鎖之塞下錢卿深憾之故

欲借此事以修怨而不自知其為紀綱已壞觀聽便別  
強幹悍僕譁鄙奸儔昔避者今于于矣昔伏者今揚揚  
矣于臺于府撰不根之詞反無理之訟今紛紛矣綱解  
之督促文移之應酬日不暇給而催吏僅四名就逮一  
在病行案吏亦只四五輩被追者二而餘皆散亡而專  
兵數十為羣橫行于市動以廣捕為名厠役之徒烏驚  
獸竄晝無庭立夜無聽宿某獨手破印吐吐怪事同官  
悠悠耳獨趙簿

必封同郡  
慈溪人

猶能張吾軍共勞苦全府二

事方懷不平而錢又與之合力焉以去某為慶某自知

為當去但令無自去之理而帥府

劉良貴

亦未必遽使去

萬一牽制因循則有甚掣肘者諸貴勢既虎視其旁一  
稍子亦鷓張于下如此景象亦難立脚措手若曰架漏  
支撐苟且歲月初志謂何知己謂何或謂某當直達之  
元老一則恐近借一則恐近名如蒙密庸之造矜其執  
而不化拙而無他力賜主維使之去則得其所以去而  
不為門牆之辱留則得其所以留而不負民社之寄則

其終身根本在此一節

上京尹潛戶侍

說友

劄

某事師門如子事父凡事惟直述某既受異知凜凜弗稱而未嘗敢行怪今偶忤貴勢者之三事適并亦知先生處煩劇之任不當屑屑瀆聽再四籌之舍勿牆又無以告用敢條陳一為邑之譁民相華等以族之相文四之已業投獻于全察史槐卿三帖書屢移文委本縣扞釘及據相文四之陳狀并將官籍契勘乃知相華本無

產業特因乞覓借貸者不厭所欲舉而妄獻之某因書  
歷陳其不可拒絕之者歷八十日畧不見聽及將相文  
四次男相開二及其孫等私自擒搏前去某遂申聞臺  
府乞移文全府仍追斷妄獻人仍將某按罷以謝百姓  
蒙憲一判甚嚴計使一判繼之使府則判呈字不復行  
今全府雖放相開二等而又將相文四長男相開一執  
留苦楚某只得追究而全府怒不已此得罪于府第一  
也一為邑人張太博家幹者魏彭凌其子縣尉之弱而

盜侵財物詭其主搃幹之戶而瞞避賦役逃鄉而背其  
主家擯妻而昵其子婦某因張尉有詞除坟墓墓屋外  
籍其田租數十石歸縣申府聞使府已特判給榜矣而  
魏彭又逃寨歸投全府節使允堅帥坐又帖寨放魏彭  
且專人追吏索案某堅執而不發某又申臺府蒙憲使  
一判甚明使府亦已為收專人及申計臺而承受懼弗  
敢投其魏彭方且與全府幹人王直及譚尚祝祐等百  
端經營必欲成其繆計訴詞方紛紛焉度帥坐亦不得

以而行全節使亦非其本意特其幹人恣肆依馮此某  
之得罪于府第者二也一本縣係孔道朝夕有差舟之  
擾稍子方元四不伏差使至當廳咆哮因訊問送中門  
未斷沿間忽錢卿可則之子見任越之帥幹其宅眷自  
台過邑方元四之黨以其船攬載挾勢擄去縣雜職吳  
潮縛其船頭箠掠瀕死某差廳子傳語不聽委縣尉徐  
淡請見又不聽既而縣卒就市拖一人至曰此船上水  
手也及詰之則知是帶行人隨使之去且以一劄一狀



申帥幹可謂委曲存體而吳潮竟不放回至次日未免將方元四斷示稍立縣家紀綱豈謂帥幹者以福邸為主反訐之府以為本縣打劫追逮吏卒空一縣且對移徐尉以本府指使而鞠勘吏卒方嚴意必欲逐去縣令而後已蓋因去載錢卿有一幹人董奎者居于縣為十虎頭名百家幹依憑掀舞流毒漲禍百里苦之前政欲去之而未能某因事斷鎖之又申前帥編置之自謂稍為百里吐氣今日之事乃所以修怨不極不止此某得

罪于府第者三也今全錢與福邸合以去令為度某于一去甚輕但恐徒為摧抑牽制而不使之快活賦歸吏卒既空紀綱盡廢尚何精采可以興起視聽尚何顏面可以親近士民以兩年三個月之功夫豪強奸妄頗為之帖息網解頗為之齊整掃去白撰截定預借亦無負于教誨扶持之素而一旦理不勝勢鱗鱗舞而狐狸號非木非石如何忍受何職何事如何苟且惟去為是而令無自去之理此所謂莫知為計也區區欲乞師慈苑

轉區處全其未至敗缺之身開其尚可奔走之路此事  
若得元老有聞則百怪自定某欲冒昧申聞又無從可  
達或蒙九鼎之重屑一轉語非惟為某一身為一縣為  
天下立紀綱也縣事雖微闕係實大惟公造是依是歸  
干冒峻嚴某伏楮戰汗仰丐台察

本堂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七十二

宋 陳著 撰

劄子

與陳簽判 文龍 劄

某辱不鄙以草木臭味相命不復贅套語首祈涵宥某  
久欲跬狀道衷曲于道誼主塵埃因循到今幙天在上  
坎坎縣甯頓以安存知感知自第迂拙不化亦其山林

宿安得百里地而宣上風化意謂可以行志到則動足  
掣肘富豪姦猾之徒倚聲附勢振舞簸弄以不納稅頻  
訐吏相高罵鴛有死于縣令蠶楚之下不敢一犯此徒  
之顏死故苟焉規模者皆俛首帖耳獲以全去稍自振  
厲則禍機立發某既不敢求勝又不敢求全亦非惟隨  
事傍理而固有不得志者含沙吐雪無日不為推謝令  
計其所望者正法眼硬脊梁鑿燭扶植于流俗之外或  
得以淺學自見浮雲去留不必問也世遠道散動搖春

風者皆菟葵燕麥桃李亦無幾矣安覩所謂歲寒松柏  
中興第一宰相之後大魁嗣焉某不是之望不是之依  
又將誰屬屑屑兢兢不避誅斥或許其可也當陸續傾  
倒

賀劉帥冬至劄

乾坤其泰占氣數于陽生節鉞所臨覺東南之春早吏  
民徼福心口誦言恭惟某官學問歐魯事功韓范泰山  
喬嶽隱然雲雨變化之神和氣春風行乎冰雪嚴凝之

日盍使經綸于帝室暫來管領于仙山屬此踐長置其  
福祉初九之文元吉有德者昌十行之詔細書從天而  
下其承流男邑矯首公堂職不暇于鳴琴莫遑趨進意厚  
將于貢鞭亦曰寓言

賀家憲冬至劄

雲物瑞呈氣應新陽之復霜臺威振力回生意之春景  
運有開輿人相忭恭惟某官道包宇宙望重縉紳主歐  
蘇文字之盟士培正氣赴韓范功名之會民望太平肯

迂駕于蓬萊特暫持于英蕩屬茲亞歲綏以新期初九  
元吉之文以占道長十行細書之詔亟趨公還某叨備  
承流首宜稱賀慶望蓬萊而雲近鳥不能飛量繡線而  
日長襪何待獻

賀三倅冬至劄

氣應葭灰漢律巧占之最信春融泥軼西郊生意之先  
浮景運有開善類相慶恭惟某官乾之行德復以修身  
發揮紙上之春雲獨神化冶盤錯胸中之色線宜補袞



裘將趨五更三點之班姑攬萬壑千巖之勝屬茲亞歲  
錫乃純躔動以順行喜玩卦辭之吉疇咨若采疇膺帝  
命之申其叨備承流亟宜修慶矻矻無鳴琴之暇趨進  
莫遑區區有獻襪之忱寓言而已

賀陳簽判冬至劄

一陽來復春回幾息之乾坤衆類有宗地占十分之氣  
數實開昌運胥動歡聲恭惟某官學者景星道之司命  
觀王君之賦有物筆運陶鈞聽同甫之對集英氣橫天

地仙島領縉紳之步相門催衣鉢之傳時屬踐長誕宜  
錫羨初九之爻元吉爰契卜龜十行之詔細書有來銜  
鳳某願依善類喜賀昌辰身無飛鷁苦乏鳴琴之暇才  
雖線短謾輸貢襪之忱

賀王太資冬至劄

迎長日至陽初動于黃鐘與造物游春先浮于綠野機  
緘微露氣象俱新恭惟某官本體臯夔閒心黃綺翻手  
旱時之霖雨却斂神功安身靜裏之乾坤獨觀生意維

時小至有慶大來初九元吉之爻但占已易萬有千歲之壽文詠新聲某何幸蒙知亟宜晉賀誰其掣肘莫陪下客之稱觴託以寫心謾效古人之頌禘

上劉帥乞振糴陳縣劄

某恐師嚴凡申狀例不敢套叙首丐涵宥某以窮餓之餘身分撫字之下脚遭際使天寬大推而行之惟恐弗及而終不能使慈父母之下咸遂其仁則有天在也去年風水旱交病小民飯椀不得半飽筭日數刻以待二

麥撓青療饑收于黃熟者無三之一而比常年尤薄甚  
坐是菜色鵠形有不忍見者無已則有取債于大家就  
糴于市井而山間大家亦無多蓄有之者因春時價高  
趁時以糴縣市則所靠者浙西米舟又多厄于斷港饑  
口磬磬殘命岌岌而不為之告非惟得罪于百姓且得  
罪于師門矣比者雖知新昌吳宰以繫亟申上隨蒙恩  
拯某亦欲即援以為請然念挨那得去則可免煩瀆豈  
料至今接續不去彼咨怨者叢謂剗去新昌三十里彼

有官米可糴此則有錢亦無糴處安撫自欲救民知縣却不曾奉上意羣然入詞媿無以對未免繳塵仁覽欲望痛加於憐猛賜撥發使絕糴之市忽焉狼戾垂死之民忽焉再生百里之間一飯必祝先生攜此盛德入居廟堂活青州之衆富公不得而專美也某雖是拙縣令却是老門人斯言上徹必蒙響應某與縣之旄倪炷香請命

賀前人除司農卿兼檢正劄

其托根門牆不敢效流俗套叙首丐鑒宥某日圍層霄  
慶雲之下竿櫝寓敬雖若少踈條教是承則為甚密竊  
以師慈海涵不以時世粧望末至也茲者恭審詔以農  
正長于都曹根本所關重于九卿之同列紀綱其總實  
于三省之通知公朝有光衆聽咸竦恭惟某官以淵源  
之學養高明之絕識以中和之利行寬大之本心南陽  
帝鄉東浙畿輔棠陰蔽芾玉帳晏清矣九重疇庸一札  
召入由宰旅而宰天下匪朝伊夕其非佞某阻于職守

望賀履燕雀徒增鼓舞無從一造函丈稟叙衷曲第迂  
執不化狎受優游使星更臨凜凜來日尚賴告新之際  
力賜吹噓居中之時加芘覆使泛泛陋舟獲登于岸實  
成仁造之成終也馮介眷知因賀有請伏楮戰慄

嶺縣考滿謝常帥

楸劉

某受吏玉垣卽是仞牆弟子列套叙非所以事敢去首  
祈涵宥某冰寒于水也無炙手心茶甘于齋也無食肉  
相偶為入官及此試令雪溪古剎地今視他邑為最難

聲勢虎翼在左右譁喧鯨牙其上下連數政多不得善  
脫某三年之間凡仆者屢乃于垂末遭際道誼宗司繞  
照其上規模正大不以苛細取人戶庭坦夷不以深嚴  
有我某因得以迂濶方拙其身與百姓相爾汝是月望  
日三下考美造化盤薄獨取之多代者李宣教興宗東  
陽人也來期在良月上旬去此尚遠未卜攸屆始而終  
之其再拜歸倚

嵎縣考滿謝家憲劄



某無食肉相不龜手封三年雪溪簸舞于驚風怒濤中  
瀕于溺者屢矣而終于獲免非有維楫可以憑恃也非  
有神明可以叫號也先生在上是為二天毀之者交而  
褒薦以完固之攻之者疾而公判以摧折之有所干請  
雖繁而響答有所假借雖難而曲從是以僥倖至于今  
月望書三考矣受知如此受恩如此俯仰兩間實未知  
所以報代者李興宗喬孔山平章名行簡之外孫云來期在  
良月上旬某去此尚有兩月岸未及登冰未畢渡正是

凜凜之際師慈尚期終成焉

岷縣考滿謝王大賓劄

某下愚也欲困學而不能豁然以通弱植也欲力起而不能卓然以立偶然入仕及此試邑及隸錦覆之下又在函丈之間知受既殊踴躍自奮惟恐上孤師造不復知有他私受涵容之多而內省或不及被主張之過而旁觀或不孚以是倍貽曲成之慮今月望僥倖三考矣雖曰未登于岸而本來面目拜數仞牆或可期也代者

李興宗已交書約良月上旬交篆如此則去剡之日尚遠與緊警誨再拜終依

回剡周闕賀考滿劄

戊期瓜熟驚言歸兮辱命楮生辭曰賀我驚過情之可恥荷陳誼之特高為政不難終三年而勞拙逝將無恐得萬厦之帡幪罔致謝懷反勤慶語斯邑以吾為長所以納交于君子臨別贈言願安承教

回新昌吳宰君佐覬滿考劄

瓜戍既圓將反雪溪之棹花封相近忽貽雲朶之箋燦  
臺籬之分來劃羅門之乍破訶意孔厚揆已非宜汗顏  
甲而拜登鏤心銘而知感山青水綠猶阻謝于琴簾月  
白風清或尋盟于尊酒敬先申覆仰冀丙原

嶮滿回縣寮載酒劄

瓜戍終更旋解雪溪之纜花城冀協劃飛雲朶之箋謂  
如水之交甚真而載酒之約孔厚受則愧于過禮卻則  
近于不情終恐違賜勉當拜辱一日長乎爾有古道以

相誠諸君賀我聊以歲寒而為報

回剡縣學請講劄

某困矣而無所知勉矣而無所名比者不我鄙夷輒使  
鋪說舊聞正恐于切磋上無補茲將去官又辱聯裾專  
劄使復以是命繾綣諄復既不聽辭勉嗣月望日詣學  
借臯比以奉相與之心以圖相長之益如此稟酬更不  
一一拜學正而次狀

壽王大資陽月歌繳劄

恭審北杓建亥南極騰輝陽三十分生意實根于吉月  
壽千萬歲國人莫齒于疑年慶集槐潭喜聞楓陛恭惟  
其官顏孟學問臯夔經綸屯六三之君子幾弗如其舍  
履九二之幽人吉靡亂于中觀伊昔之早休難如公之  
特立彼富相西洛祁國睢陽元豐十二人藹藹耆英之  
會至和四五老輝輝鄉梓之榮或分席于林泉或同堂  
而詩酒互相資于暇日誠難繼于高風茲魯殿以歸存  
于裴野乎自適問訊小春之梅豈有約歲寒留連花圃

之菊花相看晚節矧獨行于世族斯突過于前修能  
令心遠而地偏固安身計彌見年高而德劭難釋帝心  
其夙也受知躍然動喜道心淡泊雖不聽歌障之聲頌  
語形容聊以見瓣香之意

通王京尹

萬石繳劄

某伏以夏謹仲月氣候敷榮恭惟某官疋馬西來尹茲  
京兆星辰清切堪輿翊扶台使動止萬福某為隸方新  
謹纓弁束衽贄氏名于節下某長讀鄉黨一篇績畫聖

人氣象當暑絪縕浴魚餒而肉敗不食靡不飭加之意  
蓋吾夫子之道大者治身緒餘土苴者治天下今明公  
以文昌入座之貴彈壓行都吾民父兄弟忻忻然美  
衣甘食之幸有從問二御從何如則將應之曰宛然孔  
氏家法也其維邦畿四方之本任邦畿之寄者實四方  
州牧侯伯之表望不尊不足以鎮浮薄識不周不足以  
別紛糾三數年來驟更數易視之若傳舍處之若具文  
今玉宸殿出半夜尺紙以我公歸提寸印而親授之重



內勢也其不知其他徒與都人士式歌且舞以寫其忤  
蹈之私惟主奎者鏡諸其仰惟某官器重則漢之叔度  
文雅則我朝之庭堅而沉厚端靜度越諸子又渡江來  
端明公其人也諫官御史徧歷清要已在屬車豹尾間  
麾節所臨凋瘵甦醒三年建業長江帶水若增而深斯  
今朝承明乘駟馬復為玉蓮堂主人由尹而相在天聖  
典故在某則又與四海人士同一忱綏某幼時從父旁  
問天人長從諸老游凡獵獵以名字行世者願一拜下

風為榮龍門爰業湖洄從之不自意今茲遂得以幙底  
一寒委身千百吏後非遭與瞻言前驅飛爽精越其斐  
然書生也試令帝鄉幸不得罪百姓問鈞得缺分甘需  
次尋方外盟誰欺上公俾贄京幙一迂百拙尸素無補  
更事一二長頗知平日無他腸末路竒逢獲裏章服以  
進儻台慈母是剪弃赦其不聞于教誨俾盡布腹心則  
幸甚某鳴豫高坐某惟詞大倦僭也奉教條分也敢畧

答謝京尹魯戶侍

淵子

賀弟觀中省餽劄

弟兄之義如雁斯隨師帥之仁謂烏亦好有如仲氏偶  
玷昔官皆造化密庸之功雖岳山莫諭其德未知報所  
乃累眷情寶絨光燦于星奎金匱寵承于天府再拜而  
受萬感斯榮使千佛經魁譜不寒于西蜀

自注云陳堯  
佐兄弟居西

蜀皆為  
狀元

則一家氣辦香皆屬於南豐

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餽劄

吾弟則愛俾燒尾于龍門同官為寮乃垂情于烏府榮  
然藻帖責我棣聯然以頌而不規非所望于相與

賀里人中省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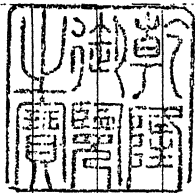
策勳蘭省需對楓宸試識蛙鳴六十年前之好樣

泮水鄉學

池蛙鳴則出狀元表蒙齋甫乃六十年前甲戌狀元也

先見臚唱五百名中之妙

年吾道有光斯世增重



本堂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七十三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 李傳熊

主事 呂雲棟 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

盧 遂

謄錄監生 臣

王 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七十三

宋 陳著 撰

劄子

魏趙景文教授 必昌 生日劄

茲者恭審菊月垂圓李星紀瑞學而優仕乃不競于蹶  
趨家有嚴君惟自安于色養德基孔厚壽算奚涯其幸  
綴內姻阻隨末賀輒有某物馳上慶筵倘辱笑留幸甚

通邑宰丁既之濟劄

恭審出而宰邑來不攜家遯秦賢良詞章之源學優而  
仕入舒文靖道德之里吏飾以儒神政日新歌聲雷發  
恭惟某官通才不器英氣所鍾胸次洪深吞覽社者八  
九力量凝定挾土山如毫芒鳴絃十二載之間立的千  
萬人之上盍徑躋于從橐顧復鎮于男邦惟茲奉川本  
是福地黑雲方夜忽逢明月之照臨焦土不啻正賴惠  
風之發育公則勞止民共活乎其喜獨居先賀非敢後



特以年衰而多病阻于歲晚之一寒受屢為氓惟冀神  
天之下貸扶杖觀化尚圖他日之前趨率代面言仰祈  
台照

通謝邑宰梁南廬觀劄

恭惟筮策應著花封視篆東平相冢之後有賢子孫南  
山古縣之中得慈父母風驅新令雷動歡謠恭惟某官  
雪洗精神春融言語琵琶洲上已成桃李之陰弩箭江  
頭將問竹松之譜天肯容于袖手雲又出而無心重尋

鳧鳥之程迂鎮馬鞍之麓挾詩書筭開正化門然而欲  
正學規教士在乎養士欲明戶籍利民式以病民驚行  
巧飛而舞文犴守善吠而弄法以勉敏而目盤錯刃往  
牛空以熟局而頤指揮絃鳴雁落人方快觀公所優為  
其淒其耄衰厄于恙卧末由執民禮以見乃辱由古道  
而來公事雖無終一至武城之室惠聲可頌尚能草長  
葛之碑不盡賀忱悉留侍面

通邑長官蒙齋

豈碑  
蒙古劄

恭審視印辰良參庭曉肅特立長官也適逢鳧鷖之聯飛  
同寅和衷哉相諗牛刀之已試百里之福千載斯緣恭  
惟某官坤厚鍾英謙虛盎粹和而中立如雪壁之浮春  
清則生明如水壺之貯月皆根本于書史而枝葉其功  
名雅愛回翔深培大用彼娶封之七邑劇者良多惟武  
義之一同難其尤甚鼓清風而汎掃開白日而照臨三  
年有成萬口交頌復攜熟局之最噬肯耀碑而來以鐵脊  
梁主衣冠養成正氣以玉界尺新版籍刷去皮毛樂田

里于寬平安獄市于明恕精神所及觀德已孚其恙  
纏未瘳燕賀猶阻雖二令尹之賢在上于八十翁之慢  
能容然身獲受厘何幸偷生于暮鏡使力堪扶杖尚能  
請見于畫簾不盡下情

與張帥道學士伯淳劄

恭審勇退玉堂榮還珂里星馬夙駕及花柳之方新雲  
出無心見粉榆而如舊歸而歸于未老樂莫樂于此時  
某聞之喜而起舞不自知其耄且憊也然度無從可以

面慶輒以書先尚容少遲專遣兒輩晉賀

與于潛宰鄔仲洪

濟民

劄

恭審榮領花封遶趨瓜戍手中契局笑談桃李之新陰  
心上生幾福澤桑麻之舊俗吾儒效白當路盼青某辱  
知既深聞聲欲舞第失寄鴻之便遂逢燕賀之忱當亮  
以真不諛其慢茲兒沆如杭就戒其晉慶且欲如畫簾  
起居之詞詳也尺書潦畧不盡願言

書

謝家則堂提刑 鉉翁 應詔特薦書

舉詞云介特自持䟽通無滯不交游談以取虛  
譽務修實政以安疲氓察其所施足以任重

伏準劄翰緘賜應詔特薦照帖某嘗謂古之為政先教  
化次獄訟征賦末也教化行而獄訟省而征賦在其中  
矣世遠道散政失其序以征賦為第一事獄訟猶以為  
緩復暇及教化乎春秋之際武城絃歌已為僅見至漢  
惟卓魯有古之意寥寥千載非惟下之人懵然此道而

上之人所以使之者固不在此也某雖不才無所謂學  
僥倖為百里宰竊亦有志焉而所遇之地聲勢震撼豪  
奢掀舞譁者狡者羣吠而交嗷焉不敢輕以掉之恐其  
浮而紛紛也不敢重以抑之恐其窒而悶悶也就此之  
所可能酌彼之所可受約其氣之過扶其習之偏凡所  
酬酢凡所言語無所不周其心庶幾其或應而或可以  
自信也彼好事于後者方且笑其非所先督辦于前者  
方且訝其失所急特先生味其所苦如嗜昌歎殖拾其

所弃如見古壘洗今日以陞陟舉明日以應詔薦某于先生無游揚之助無趨樞之舊六轡馳驅不下負弩矢之一望光塵而已知何其深愛何其篤也然則其自信于心者雖未必民之果應而先生固已可之矣昔有問坡公政事之美者答曰吾從歐公學來然則歐公何嘗以政事教坡公哉亦不過意以相求耳先生今日歐陽公也抱古心行古政事某于坡公雖擬非其倫何敢不益堅素志以從先生于歲寒



謝王樞密倫舉陞陟書

舉詞云學有原本政尚廉強撫字良勞藹有民

譽

十二月吉日門人宣教郎陳某謹薰沐再拜裁書于觀  
使詒使知院大資相公先生閣下某謂人生天地間有  
志于斯世而上不獲公卿以握天下治亂之機次不得  
摠揮持節以善千里福一道而猶得為百里宰使士者  
樂其有序序之教農者安其有耕桑之業工得以食其

藝商得以通其貨就職分以行吾之素志庶乎其可也  
世遠道散相軋以勢而上下之情不通交征以利而仁  
義之澤不行幸而脫選調問須入則蹙額相告抵掌長  
嘆其煎熬也則謂之昂其險激也則謂之灘其筭日數  
刻僥倖終更也則謂之債古之所以為社稷民人計所  
以長子孫之地者視為何物然則終無可為之縣也耶  
某生于山林偶然入仕輟轉數載試令剡溪之上難易  
非所問也禍福非所知也妄自激昂亦欲無愧于名教

聽訟寧過于審而不敢以乘快為能催科寧失之寬而不敢以嚴督求羨學校之設幾成虛設不容不為之振刷而非敢終更也田里之微薄于有力不容不為之捍衛而非敢驕亢也職之所存亦曰于此而有見焉則可以一洗流俗所謂昂所謂灘與債者之見而譁健方楸舞而文譟聲勢方震撼而疾故星火之急符虎狼之專兵叫號謾罵于軒簾之前堂星之近殘吏弱卒之纍纍就逮棲棲破印相撫咄咄終日黯乎其無晶光矣先生

獨何心哉拔之于塵埃之底風波之中若曰學焉而有  
所本榮辱而有限之舉擯乃以第一紙廉某此又天下  
之所慕望而不可僥倖者也非惟旁觀驚疑雖某亦未  
之能信聖賢之教人有因其所不及而為之語以進之  
者有因其所未能而開其端以誘之者固先生之意也  
其今知勉矣昔蘇子瞻謝梅二丈有曰人不可苟富貴  
亦不可苟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能  
僥一時之幸徒車騎數十人使閭巷之小民聚觀而贊

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歐陽公讀之以為快哉快哉某  
雖非子瞻其倫而先生則今之歐陽公也某今獲為先  
生門人矣他復何慕所以謝知己者此外亦復何言干  
冒鈞威伏楮戰慄不備某再拜

吉初彌月招宗族親隣寓飲簡

溫公家法有客則酒三行或五行侑以果菜曰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意厚懿哉此風久不見矣某今日為新生  
小兒彌月徇俗具湯餅因敢會宗族姻隣及客而吾里

相知者并取生梅青菜酌酒三盃早賜訪不再速不見  
燭惟從簡便庶幾共味溫公之語非敢曰真率會自某  
始

答汪文卿書

淳

某荏苒兩別歲忽其多雪屋之風節節送雲其至白鷺  
洲者謂還家日申答而奪于東西馳久而亦漸遺忘舍  
姪津來琅函又在乎珍奩且紛壓拜讀受新舊媿流為  
浹背汗高誼益上九霄不復舉矣執事其氣峻潔于高

風岑其文清麗于栖霞壁本是崖丘神仙侶流為郊島  
輩行留其非不起美人如此惟覺塵埃遮眼望不見也  
祇健羨祇自憐舍姪云雅典終欲訪江湖收竒觀其倘  
有緣或可奉從容某自去達蘭芷國抵雨花臺下橘菊  
二翁姚橘州  
趙菊坡相俯留既而得缺于蕪湖秀才于紙帖見  
錢今却與阿堵物打交道日謀此去猶未遂也是非利  
害當有外人以教我畧此申覆且無一物見梅花意南  
豫有可承鞭策勿外借易申問判內玉履清懿令侶與

桂爭芳

與婺守趙侍郎汝楙書

某托盟門牆與他人不同拜狀只用事嚴父禮套俗語  
茲不具首乞尊亮某伏自千騎過剡獲攀拜于道周隨  
而麾蓋謙賁簾影亦華採同前茅廩餼不敏不謹陽春  
之脚颺馳電抹遙遙耿耿竟無及也更分之隙每思解  
后匆忙之際意氣所予教誨所加春人之雨不足喻其  
暢洽甚欲急修中詞書坐冗到今一巖先生以靠裏學



問為儒宗以寬後心應世用天惠寶婺起家建牙曾未  
幾時行碑拍路謂百姓沃詩書之澤諸邑樂約束之寬  
極弊大壞之郡聲色不動景象日新雞翹豹尾班虛位  
良多固有待也褒召當旦夕某皆直言即非諛佞某學  
製于此今已八閱月規模僅定蠹弊承流但如驚風怒  
濤之後摧敗漂蕩者多駕輕舟而收拾焉未能盡如意  
耳所藉雲天遠覆未速曠敗欲望痛賜鞭撻以玉于成  
某恃辱眷遇之隆有為夾袋助者不敢不進某自到剡

不妄與人接風問此間之有學問有見識有才具有氣

骨者一人焉新義烏主簿趙炎

字先叔

是也某時就見之

彼亦三五次來見問本邑則有源流問發用則有條理

守信義如泰山避勢利如糞壤自是異稟非碌碌科第

功名人比今于六月間之戍適在統臨之下彼意欲在

易序書冊琴瑟之側益于平常議論察之然今日受容

必不肯攜人書乞薦口某謂此等人不可使之沉埋外

邑當于叅庭之初留置幕府以婉畫嘗試必有可觀不

負異盼其身不能從函丈游以迂自見所以見趙簿為  
第一義某自謂幕中得此等一兩人則無事不了而功  
用便與俗吏腐儒不同高明其樂從之勿以人廢言可  
也某雖甚僭越實為忠愛茲因專候起居亦欲專及此  
人之詳

內幅

某忝知愛絕等求人奉狀豈不欲少見芹獻而山邑更  
無他物惟密餌頗見珍于外方輒以四十封拜納此亦

以居山不以魚鱉為禮之意邑庠書版獨有剡錄頗詳  
明隣邑有石可為器宜煮茶藥就以兩銚為瀆倘蒙先  
生領畧真忱試嘗密餌淪以烹茶讀過剡百遍豈不可  
為燕清之一助

答上虞陳宰阜書

某鼎烹上坐暑甑非病之病良苦好風自西溪來吹下  
真帖展而讀之如服飛雪散毛骨肝腸洒洒其忽變換  
也况賜我以佳友如史兄者乎是凡面帶雪嶺氣口有

眉山文叩之而不窮即之而愈遠宗文所取友端矣第  
邑計荒涼不能免孫泰山之皇皇我有愧焉則堂先生  
之于某無一事不用情欺之者實仁言也黃東發震村  
為越  
倅近奉檄道下邑亦有稱美盛豈有築堰事文移或有  
牴牾即然在我者又何愧剡庠課試已結局擬試凡數  
百卷賦出云云論出云云策首問乃某亂道蓋邑士皆  
以三邊為請某乃問古則江東十鑑皆隊仗方問今則  
又難下筆終不于今事隱括之敢以密呈其二三問却

說擬試與雪溪故實乃主學之筆不敢錄大手筆問擬  
試中間說僭擬處乃某平生所欲言愧無其權位以行  
之今讀此問不覺神醒而心快會陳賈策上望為再三  
致意

賀盛正卿夫除三省樞密院架閣書

某比領答緘道誼之言滿腹如水之盟自與流俗不同  
讀邸狀恭諗拜紫泥詔班金耀門道之將行豈獨知我  
賢然後用猶見天下之為公世運所關吾道自賀云云



本堂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七十四

宋 陳著 撰

書簡

答剡胡應之秦來問喪服書

寵問禮服仰仰不外今不可盡行古禮然不可盡廢惟斟酌其宜為之可耳禮久不葬惟主者不易服蓋禮未葬則無所謂卒哭練祥禫諸祭也禮齊衰不以弔若三

年之喪雖練不以弔蓋三年之喪雖小拜後亦不出弔也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以此見不當出弔也蓋惟遇緦麻以上親之喪則服其所當服而往哭之而非弔也檀弓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又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吾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以此見齊衰有可出當往之地蓋朋友之義往哭之非弔也由此觀之三年之喪有

可出弔者以此事權而推之可也有如先正之喪未葬  
執事于營葬等事外本不當出然今之世往往非三月  
而葬動是數年如古人有大故則不葬也如何免得出  
外出則必當少易服色本朝自溫公宋次道諸老便憂  
世俗多忘不能如古禮便欲以布四脚布襴衫等代齊  
衰期以下之服以白生絹代總麻之服蓋總麻古來升  
數密布今世無之故當以生絹代雖慈湖亦然但其家  
間與親戚只用細苧布為總麻正不必論升數布還是

布足矣如執事今欲出見人只得用墨布衫蓋墨布衫  
乃古之禫服今世之人于百日後出謝人便着此服却  
不問葬後卒哭之百日也若論古禮葬而後卒哭此即  
百日也卒哭而後練祭練即小祥練而後祭大祥大祥而後禫  
禫易月而從吉節節皆有受服今則誰為此多事禫而  
後墨布衫耳今只得不問未葬從俗借禫服出外若在  
家則不可服此惟衰麻在身若營坎地則用白布巾白  
布裳衣之屬皆可也彼謂用白絹衫則不然白絹乃今

之練熟之絹即古者士之吉服惟生絹則猶以為凶服耳愚見如此愧不能盡禮

與婺州義烏縣馬通判緘祭裕齋先生文書

某雖托根門牆未諧披覩然知東閣郎君之賢厚心自起敬某曩載聞先正某官訃音官守攸居僅能于僧舍為位一慟心喪悽愴到今未涯遙想琴瑟祥御而不入家庭孝慕痛日月之勿居坵壠吉藏感霜露之既降豈徒存于手澤尤克茂于身名某受先正知最晚事最深

自謂委身相從猶多來日一朝千古此心誰論耿耿不  
自己輒寫數語以將雞絮欲望台慈特為白之孔林之  
下酬而奠之更不敢屑賦賦二令嗣司令書區區哀忱  
言不能盡

嵎縣滿考與王倅簡

資政子

其靜念無樸檄材以助時需無桃李粧以契俗好湯火  
之鼎風濤之舟忽焉將脫孰使之僥倖哉酌水知源食  
實知根所知固在師牆也

送葛架閣

稱僧

遭論歸金華書

某比自鳳翔千仞一到清涼境界拱揖高風黨吾道者  
車如流水某未免告退世道欽歎心事拍塞未曾吐萬  
分一謂以無慚色面駐龍山過熱滿圖再造及聞十一  
日揚舲南指遂于初十五鼓至寓館而行已先一日矣  
某與執事情同骨肉語出肺肝相聚二年半又忝為北  
樓交承舊乃天府此  
併前政也古陳雷不能過也今雅志前酬而  
某方坐針炊劍未知所留再見不過凝竚六和影下良

久大江洋洋其自流片雲悠悠其無着執事之心之身  
在是矣回首紅塵在九萬風底二十四考中書何足云  
哉娛問平泉花竹笑接北山猿鶴當是何日聞盛里旌  
倪士之貧者侯睿肅民之饑者迎竇諫議有喪不舉望  
堯夫有訟不決者待王烈宇宙間自多事不妨一鄉自  
為三代某知何日獲杖履于雪柏霜松之在左右哉紙  
短不盡言

答海鹽游宰送酒書



其坐暑甑中風忽其清望而白衣者持琴邊書來寵以  
名門十友惠過眼豁然以醒心充然以醉但來自赤日  
且自休息于所舍候其意氣定本真見當進之風軒月  
地揖瀟洒味芳醇以古道相疏濔就以雋永政美此感  
未渠央也

賀趙戶書

孟傳

典鄉書

某叨被春私與家人子弟等不用世俗禮修狀首乞鑒  
宥近忽聞黃童白髮歌舞之聲乃獲恭審詔真學士之

尊任大制閫之寄十洲地重雖看繡之幾人畫錦堂高

則拜廳之獨我

其父少傅奉化郡清敏王與權亦典鄉郡

其為盛事實掩前

聞先生規模寬弘修理精密況喬木之所庇而甘棠之  
尚陰未占已孚何事不辦第同沸之鼎未着之棊進欲  
使京畿有所憑退欲使海道有所畏城可蹴而摧也何  
以修而固池可竭而涉也何以浚而深郡計病于外強  
中乾何以腴兵藉虛于東抽西摘何以實田里今秋雖  
稍舒而科擾苟且之殘生者捷出官吏近日雖畧汰而

萬承貪饗之餘害者尚多此則為先生憂也某髮種種  
視茫茫矣雖不能奔走效涓埃之助而竊過計不自己  
于惓惓也未知龜吉建牙的用何日當探伺晉賀并控  
餘懷

答前人書

某近草草具狀申讀嚴聽初十日被寵答書尊光下臨  
眷意中拍端肅三復感激可知某山樊之癯也無效顰  
眉菜根之甘也無食肉相而達尊分青如嗜昌歎羊棗

衆人所訝某亦不知其然也六蠹擁鉞環東海之建閩以世喬木之陰某忝為門牆士聞除命則盍走賀正以一夏病餘衰態百呈出門便增億是以尺箋先之茲拜誨諭乃戒某以書到就道若有欲下訪其迂拙者焉某本無可為泰山喬岳之助然亦當徐調其殘息俟重錦堂燕香既凝抉成前覲或得從菜廚後列聽新號令親于議論即是幕府等也某昔者所附在范純父處書渠今已就則堂辟忽于便中發回遂使其廢禮更不敢再

激上呈

與常戶侍

楸書

某比匆匆隨解片紙代稟違之拜繼被答誨有光東歸  
而眷予繾綣若不忍門牆桃李之飄搖春風膏雨之心  
愈不可涯溪還家因循遲申謝櫝辦香泰山一刻弗置  
中間恭審升武月殿提綱地官國方乏興東南之力已  
竭人不堪命西北之塵正深此何如時難為吾道某為  
天下賀而為先生憂某用拙以存平生食粥以苟旦暮

所願諸賢戮力宇宙肅清使山林之間漁樵者侶皆得  
以徼無事之福不然則一鼎寧有涼處況某又是先衆  
人而饑者乎某憑恃隆知輒有忱白擣賞所檢察趙承  
直拱辰乃韓王之的裔唐忠介公之畏友其清謹端直  
加以通練世務縉紳多知敬者而舉負猶未足蓋不妄  
依人不妄求人是以甘于徐步竊意先生造化之剡必  
不輕畀倘一見此人必加賞識固不待羽言之僭越但  
欲報師門惟有薦士此而不言是為不忠于主敢敬介

其姓氏于夾袋他日歲寒此是古柏全在陽和早賜之  
某私情也有公焉某家居不通貴人書猶于函大難以  
俗情廢而又以薦人饒舌某萬罪萬罪

賀家侍郎尹京書

某懼瀆師嚴不敢套叙首祈鑒宥某比于先生勇避長  
史之除未及出門獲一參侍自是多病不克脩書當蒙  
賜照茲者恭審詔起真儒尹釐京邑危急之際中外所  
憑先生不肯同流合污而不之越不肯辭難就易而不

之閩天府劇繁之區王事孔惚之日衆人望之方股栗  
汗下乃獨慷慨激昂間命則拜學力之到氣節之持不  
惟周畿千里泰山其安亦使敵知中國之有人相戒勿  
犯甘泉烽火筭日可清肅也若帑庫匱矣倉廩竭矣兵  
兒戲城具文矣精神號令一轉移間何患不富强哉某  
隨解還家山林深密便不知門外事病餘聊可自息皆  
雲庇所逮第恐一鼎之沸無中無邊皆是熱處尚徼福  
于師牆之仁里干冒尊崇



與文宋瑞樞密

天祥書

某以榜下士託歲寒盟修狀不敢用俗套首乞均宥某  
自去載獲上中涓敬惟與今季判府朝夕間起居而瀕  
洞之初快覩義檄聲蓋動天地某亦激烈于中如常見  
貂蟬出兜鍪上也當今京師凜乎器欹宗社危于髮綴  
望之者不知所措手大力量其見獨識也滅此後食不  
以家為意氣超騰肝胆呈露洞獠江民聽命效死至不  
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精甲數萬來勤于闕下迤邐提進

敵今方知有令公矣青冥玉鉞黃閣紫樞又何足浼度  
相公之志亦不在是也某自去秋因大熱隨班入內到  
今衰病不瘳比松壑解尹印隨司而歸天上故人海濱  
新聞閔之招之者雖不遺下體而閱黃伊之書方有味  
驅車非其脚也但望風霆掃除宇宙肅清某尚能效次  
山頌中興非止為門墻私賀

奉趙岩起制使

孟傳

為鄉人求免稅書

某疊罹燬掠之殘生未死猶死也然有不能已于言者

奉川台溫接境自春到今軍馬之往來之屯駐無一刻  
寧帖民之斃于兵刃者枕藉繫累而去者魚貫于道日  
千百廬室之焚蕩田土之蹂躪窮百里而一目牛羊無  
影迹矣雞犬無鳴吠矣凡春間有種入土幸而秋有栖  
畝者又歸之兵之坐而食載而往馬之飽一而壞凡小  
家無田收大家無租入今冬已比比捐瘠開春必皆填  
委溝壑景象至此勸本以救本是官府第一急事然雖  
有仁政未易展布雖有仁心亦將泯默茲忽聞使府行

下欲起催米稅縣宰又懼上命之嚴知而不敢盡言遽欲奉而行之田里奄奄待盡之凋氓有骨而無髓有皮而無膜未知何以應追呼供輸納先生以一身為鄉邦立命兩府判皆一意愛民此等時節若不能以實情哀號是負先生與府判之本心是百里自絕於覆載之中某本欲躬詣稟請為駐兵滿近境無路可通翹首師門瀝心血為字懇鄉人之同志能走間道者袖以告敢望與兩府判會議力轉曲成之造特免起催再布春脚使

鴻雁離散之餘遺男剩女旋旋孳生廢田荒地稍稍耕種自時厥後家租戶稅以仰給縣官豈非百姓之願但寬為之期則公私皆沛然倘遂衆欲則先生之私于鄉曲猶公也兩府判之于公下邑猶私也九天在上九地在下鬼神左右一語不誣惟先生其痛惻之某與一邑之人炷香以俟恩判

荅國英

應蜚書

某在沸鼎上坐暑甑中不知此身為何身五雲自萬山

間飛出挾清風到几格煩襟忽其濯也雪溪之事殊快  
所聞在聽瑩乃猶未也某鄉間一夕屢驚未有寧日恐  
累輩未免再投庇廈惟仁念不倦焉是望

與葛靜一監簿

稱僧書

某伏自乙亥春拜太史之誨隨嘗修答嗣而彼此皆不  
暇書問矣中間有不已之懇為家人倉忙歸里重貸于  
人以行初擬出薄產以償而里人方視田產為棄物一  
無肯領畧者而索償者急故謂之冒昧不謂執事是時

已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得為某辨此物至春晚某  
畧一歸遂諧自為計矣然多事之時干擾之愧至今拍  
懷益面也是年秋八月隨解制幕雖世事實以異而人  
自西來過門者必問以起居乃知始焉蓬仙皆飛入危  
峰以避埃壒既而又回槐遂于邑之行第長物以付之  
雲空水流惟玉其德則劫火中自不燼也又聞藥局亦  
如魯靈光獨存豈濟人者廣有神物護之耶某本居  
山中而風塵無不到者自去年正月將一家二百指分

為四五所日走于二百里懸崖峭壁間風雨霜雪之所  
摧虐飢渴顛踣之所困殘一子死于此一家病于此最  
是所居今為過軍通邑四壁之中或扎寨或剽掠衣自  
袍笏至于布縷食自盜甕瓶至于顆粒器用自坐卧者  
至鍋鉢無一獲免者而亦未至盡填溝壑亦幸也及今  
年五月初間方取累輩歸聚于破屋之下生意恐不可  
復續來日之可畏又方長一聽造物而已茲因鄰商便  
聊附半幅相問此外則有夢思耳



答趙宰

培辰書

某自大亂中分袂各圖苟活竟莫問屏褥間興止今月初十日忽徐親以所賜書來乃知先堂上太夫人于驚憂中以仙逝執事方抱罔極之痛天傾地陷生者不得安其居死者不得寧其歸豈期累及純孝君子之家此際雖已水牛岡之藏矣道路梗塞無從盡哀弔之禮徒有慘怛而已某自去年春初便分家為之四處環走于千山萬水間今年五月初方聚集于瀟瀟四壁之下某老

而衰甚矣家人為風寒暑濕所推迫大小番病無休日  
去秋亦因奔走逃失一小子于州里外山谷中飢無以  
飯病無以藥亦惟聽諸造物如何結束耳胡應之却曾  
數交書諸朋舊亦多宿草之感聞南明近有煨燼之慘  
想寓弟必震驚尉弟亦苟焉餘生附此拜再三意立可  
聞于鄞城與監宅同居亦釜魚也我輩何日得相會面  
臨紙汨落更不他控

本堂集卷七十四